



呂氏春秋卷第七

晉在東  
宋在東  
宋在東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孟秋紀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

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

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

日在翼

翼南方宿楚之分野

是月日躔此宿

昏斗中且畢中則立秋

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

趙之分野是月昏且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庚辛金日也少

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配金為西方金德之帝

其神蓐



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其蟲毛其音商金氣

者衣毛蟲之屬而虎為之律中夷則其數九夷

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

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

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其祀門辛金臭腥

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寒蟬鳴鷹

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

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天子居總章左

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乘戎路駕

白駱戎路白路也白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

馬黑鬣曰駱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利也象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夏

後四十六日立秋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

故在是月謁告也乃齋盛德在金主西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還乃賞

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

朝與衆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雋材

萬人曰桀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詰誅暴慢



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是月也命有司

脩法制禁繕圖固具禁禁禁止姦禁謂械在足

創視折審斷日桎在手日桎所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也理獄官

審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日獄爭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肅殺素

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氣始行

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命百官始

收歛收歛子孟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

完隄防備水潦麗于畢

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列土封之邑

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

行之是令而涼風至賜人重幣金帛

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

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

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

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

成實

也



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

蕩兵一作用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止偃兵之所自

來者上矣自從上古與始有民俱俱皆凡兵也者

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

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更而工

者不能移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

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為火災黃帝滅之也共工氏固次作難矣

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為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也五帝固相與爭矣

遞興一作與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

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

善用兵為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

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

立君立置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

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

爭戰勝而為長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

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



有偃兵家無怒咎

一作忿

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

立見

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國無刑罰則百子好爭上下過立著見也

國無刑罰則百

姓之相侵也立見

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

天下無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

無誅罰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

故

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

巧者以治拙者以亂

故古之

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體死者欲禁

天下之食悖

悖惑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

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

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

水以療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

故曰若水火然

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傳曰能者

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

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

矣

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

且兵之所自

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

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

其同也巨猶畧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

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

一作挂刺

兵



也連一作速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

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

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談雖辯文

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辯文博學力說偃兵故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

君而振苦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

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歸

疆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

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

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

廢伏絕若三代之未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

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違黔首懷怨無所控告

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

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

其兵為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行也治主之義也

故曰將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也而逸見



吊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

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况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

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此察此

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

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記事情

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辯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

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辯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記事情

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辯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



也別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  
無道而罰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

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

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

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畏所以斬有道行

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

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

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

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

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  
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

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為天

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

說說說言也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一作徒多群

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

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肺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

魂陰精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下稱



五霸名士之謀以信其事

信明也其事

早朝晏

罷以告制兵者

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

行說語眾以明其

道道畢說單而不行

畢單皆盡不行不見從

則必反之兵

矣

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

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

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

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

為天下之害者得滋長

而止天下之利

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

雖欲幸而

勝禍且始長

晉獻公伐麗戎史蘇曰勝而不告故曰禍乃始長也

先王之

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

易猶

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我莫

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

非

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

攻伐不可取

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

惟義

救守不可非

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

救守不可取

於義

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

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

以有道攻伐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

救守亦可

謂諸侯思

啓封疆以無道攻有道雖救之可也極困設守亦可也

兵不義攻伐不可

若以桀紂之兵攻伐湯武曷當可乎

救守不可

桀紂堅守而往使救之亦不可也

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



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

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智宣子之子襄子也

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

晉厲公景公之

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平國者也

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王

紂知必國亡身死於無後顛吾未知其厲為無

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

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

於此也

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踐所滅智伯為襄子所殺於晉陽

之下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

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樂書

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

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

夏徵舒陳大夫御叔

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義行

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自宋康知必死

其癘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

於温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

温魏邑也宋康王名

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

自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二百里西敗

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為敵國以常囊盛血懸而

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為紂不可

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昏王與楚魏伐

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于温

此七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

萬數

萬人一數之言

壯佼老幼胎臚之死者大

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



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

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為京

丘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土築之以為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世有

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

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

無道者之恣行也恣放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無道

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

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

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恠其何也故大亂天下者在

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爭也

###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

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

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

一命為士民士民之說為士者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

奪之術息也彰明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

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則民知

所庇矣庇依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



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

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暴虐用其民故

以信義奪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

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

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倨傲子謂所伐國之君

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

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

求索無厭期度厭之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

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

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一作

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

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救二也有能以家聽

者祿之以家以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閭也周

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

家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

四井為邑四十二家也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



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為縣四  
縣為都然則國都萬家也  
故克其國不及其

民克勝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一本作秀

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其求

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瞻矜恤見其長老而

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

而救出之論猶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

以為田器皆布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業

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曲

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

懷其德懷安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則

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

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

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

遠得民滋眾所誅國之民踴望義兵之至若望

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接

師奚為後予此之謂若被其化也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第七卷

呂氏春秋卷第八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仲秋紀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

躔此宿

昏牽牛中且觜觶中

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觶西方宿魏之

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

說在孟秋

律中南呂

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呂

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



祭先肝涼風至說在孟秋候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維之彭蠡

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

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群鳥養羞天子居總

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群鳥養羞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

賦行飲食糜粥之惺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

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

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

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飾正服故命之也上曰

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禮司服掌

王之吉服禮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饗先王則衮冕饗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希冕群小祀則玄

冕凡兵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

者素幘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無或枉撓枉

撓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疆是月也乃命

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克

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駢牲事神

祈福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安小

其芻豢之薄厚牛瞻肥瘠察物色也必比類



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

子乃讎禦佐疾以通秋氣讎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讎朝服立於

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療也讎以止之也以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以犬嘗麻先祭

寢廟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窳修困倉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濕也穿窳

所以盛穀也脩治困倉仲秋大乃命有司趣民

收歛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

云亦有旨蓄以禦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

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

之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氣涸竭日夜

分則一度量一同也度尺丈量金鍾也平權衡正鈞石齊升

甬權秤衡也三十斤為鈞百二是月也易關市

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

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四方來雜

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則財物不匱上無乏

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百事遂成也凡舉大事

無逆天數天道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

呂氏春秋



顛不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

干逆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

乃有大恐天陽炕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

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

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早使蟄伏之蟲不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

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

###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踈之所

由起也上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

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

已人情欲生而惡死欲貪欲榮而惡辱死生榮

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凡軍

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心欲其一也

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

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

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不可搖



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

如此者勝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疆者其敵

弱其令信者其敵誦令疆者不可犯也今信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故能使

其敵弱而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

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

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傲有死亡故皆謂之凶舉凶器行凶德猶不

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

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

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使人使之畏懼已也敵懾民生此義兵

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而

威已諭矣諭猶行敵已服矣服降豈必用枹鼓干戈

哉鼓以進士干枹也戈戟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

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窅音窅此之謂至

威之誠誠實也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

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

捷先此所以决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

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殍之地矣兔起鳧飛

也兔走鳧起喻急疾也殍音悶謂絕氣之悶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



凌越也 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也陷壞 并氣專精心

無有慮無有由 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并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并叔儀工田侯

也齊君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

也族以為氏讓欲報讎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 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

人皆畏畏其 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

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敵者 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

也欲殺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

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 形性相離離違 行不知所之走不

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

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

木則拌拌析也 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

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

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

專諸吳之勇人為闔廬刺吳王僚也 獨手舉劔至而已矣吳王壹

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為王故曰吳王一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 又况乎義

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

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

祿教率厚祿大將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

士練材練材拳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

整齊行陣伍列也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

鈹利兵耨耨挺杖也長鈹長矛此不通乎兵者

之論通達也今有利劔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

不及與惡劔無擇擇別為是闔因用惡劔則不可

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鈹利發之則不時縱之

則不當與惡率無擇惡率怯率為是戰因用惡率則

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劔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簡選精良兵械鈹利令能將將之

能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

文吳闔廬是矣湯殷王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

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能推大

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湯

夏之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

天下



之事

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

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

近歸之故王天下

殷之王古之帝也

武王虎賁三千人

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要成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

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

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

謂殺紂也親

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

立為天子

武王為天所子

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

人以為兵首

首始也

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

禁止

南至石梁

石梁在彭城也

西至鄂郭

鄂郭在長安西南

北至

令支

支在遼西

中山亡邢狄人滅衛

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

奴西中山伐邢而亡之邢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榮澤故曰滅也

桓公更

立邢於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

士五乘

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

銳卒千人先以接

敵

在車曰士步曰卒

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

畝

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畝耕者皆東畝以逐晉亡也

尊天子於衡雍

文公率諸侯朝天子于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

吳闔廬選多力者五

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

陣列也

與荆戰

五戰五勝遂有郢都

郢都楚

東征至于庫廬

國名西



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

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

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鏡利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

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

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 决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

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乘民解落解散孤獨則

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

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

數術也勇則能决斷能决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

雨能若崩山破潰别辨實墜若鷲鳥之擊也謂如

鷹隼感秋霜之節奮擊也搏攫則殪殪死也中木則碎此以智

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

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

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

來而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



商周以興商湯也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

也過絕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眾與不能鬪

眾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軍

大卒多而不能鬪眾不若其寡也夫眾之為福

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

大其為害也亦大為實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者諸邊之

內莫不與鬪雖斯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

勢使之然也斯役與眾自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

之險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

加勝則不可窮矣窮極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

不可勝也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不可

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

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

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

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

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

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搏



雉俯伏拜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愛士一作慎窮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

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

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

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

為敗右服失而桎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

見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

之陽繆公歎曰食駮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

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

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繆公

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

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

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

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于車下畢盡

疾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

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以

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



君寬饒之以盡其力  
故繆公戰以勝晉  
人主其胡胡何可以無務

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

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趙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

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

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

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

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

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騾請

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愠怒即就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

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

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

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

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

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

是不得利而進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日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武之善則亦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

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

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夫得



呂氏春秋卷第九  
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

得勝則生負則敗故

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决於知此而

已矣

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呂氏春秋卷第九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季秋紀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

季秋夏之九月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

此宿昏虛中且柳中

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且時皆

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

而藏無射出見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說在孟秋

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

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穉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

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

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

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

右个北頭室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犬其器廉以深

說在孟秋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

貴賤無不務入

季秋畢內故務入也

以會天地之藏

會合也

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

冢宰於周

禮為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

藏帝籍之

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于倉

受粢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

是月也霜始

降

秋分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

則百工休

霜降天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

其皆入室

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眾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室熏鼠塞向

墻戶嗟我父子曰為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上丁入學習吹

是月上旬丁日

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箏箏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

是

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



殺毛以告令故告備于天子也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攢五攢為鄙四鄙為縣然則謂縣者二千五百家也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

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

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郊天廟祀祖取其事而已無有所私多少不如法制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一作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獲擇也為將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旂旒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

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駟於周禮當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駟之官也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獵者揚旂故載於也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輿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

司徒摶扑北嚮以誓之摶挿也扑所以教也挿置帶間誓告其眾也

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林作炭

蟄蟲咸俯在穴皆墜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墜塞其戶也墜讀

召氏春秋

吳



如斤斧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氣殺修故刑獄

罪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謂無功

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芟曾皙嗜

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動

於國其先人無賢所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

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季秋行夏令則其

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窒秋金氣水之母也

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

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行春令

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

### 順民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

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二千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夫

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

之曾有也蚩尤夷昕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

有不說說其仁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



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置也昔者湯克夏而

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湯乃以

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人有

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

曰鬼穀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齧其手以身

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

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變傳至文王處

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

之文王正順諸侯之禮不失其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職也紂

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

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

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

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

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

王苦會稽之恥恥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

吳必死戰以報吳欲以滅會稽恥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其味

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鍾鼓不欲聞音樂三年苦



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

心欲得其歡心有耳脆不足分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

之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

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時出行路從

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漬者大

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瞻猶足也於

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增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

衷徼求衷善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

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儻也此孤

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

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箕

箒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爭決旦朝

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

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以出伐吳也於是異日果

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

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

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故能滅吳立霸功也齊莊



子請攻越問於和子  
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

攻越越猛虎也  
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曰和子

也猛虎言越王武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  
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

和子曰以告鴟子  
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

鴟子曰已死矣以為生  
以為生為民所說故凡舉

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審定也定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 知士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

良工相馬工也  
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  
成良馬譬

之若枹之與鼓  
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

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

其惟賢者也  
猶賢者能之也靜郭君善劑貌辨  
靜郭君田嬰也

人弗說  
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  
證靜郭君諫

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竊私諫

靜郭君使聽士尉  
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顛  
刻滅而汝

也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  
儻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

劑貌辨者吾不辭也



御朝暮進食

上舍甲第也御侍也

數年威王薨

宣王立

威王之子

静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

交接也大

不為王所善也

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

俱

留無幾何

留於

薛

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

說嬰也甚

甚猶深

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

求生也請必行静郭君不能止

止禁也

劑貌辨行

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

藏

劑貌辨見宣

王曰子静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愛則

有之聽則無有

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

王方為太子之時

辨謂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涿視若是者

倍反

順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順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

不

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

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

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静郭君

静郭君法

一作

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静郭君聽辨而為

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

言静郭君聽辨之言則無

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二不見聽也

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

易薛辨又曰必聽之

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

静

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



何乎

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

也

二不見聽

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

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

動變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

也此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言猶可也

劑貌辨荅

曰敬諾

諾順

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

劔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

因請相之

請以為相也

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

受為相

十日謝病疆辭三日而聽

聽許

當是時也靜郭君

可謂能自知人矣

知人知劑貌辨也

能自知人故非之

弗為阻

止阻

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

也

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

故事

而不知其故雖當

與不知同其卒必困

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

先王名士

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

於海

走歸

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

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

以用



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子列

子嘗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

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

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而習

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問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

諸已不求諸人故曰知之關尹子曰可矣可而勿失守求諸已不求

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

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求諸人則亡聖人不

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

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反還也

為非岑鼎故還也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

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欺之而信柳下季

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柳下季答曰君

之賂一作欲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亦有國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有以此以信為國也

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

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



魯君之國

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

齊湣王亡

居於衛

亡出

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

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

不自

知為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為何等故亡哉

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為

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也者

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

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

湣王

不自知其所以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

此公玉丹之所

以過也

過謂不忠也湣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

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

越王授句踐五世之

孫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已代為之後也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

不說大非上

非猶咎也

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

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

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

知其所以亡也

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



屬也伏苓是

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

于松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

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

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樹相近而靡或斲之也聖人南面而

立以愛利民為心

心在利民

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

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坐也其

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

夫賊害於人人亦然

為賊害人故人亦延

頸舉踵襁負而去之不違安坐也故曰人亦然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

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

也神者先告也

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

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

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知往來者也

德也者萬民之宰

也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

陰盈

月十五日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

月晦

則蚌蛤虛群陰虧

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

夫月形乎天

而群陰化乎淵

形見也群陰殊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

聖人形德

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

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

使之然

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

飲羽

飲矢至羽誠以為真虎也

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



馬也

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

宋之庖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

九年亦若新郢研

郢砥也

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

期夜聞擊磬者而悲

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

使人

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

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

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

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

量度

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

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

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

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

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

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

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

痛疾相救憂思相感

感動

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



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卷第十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孟冬紀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

此昏危中且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

且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

壬癸水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日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

其蟲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間固皮漫胡也羽



水也位律中應鍾其數六應鍾陰律也竹管音在北方

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醜

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其祀行祭

先腎行門內地也各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內先進

腎屬水自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

地凍也故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

曰始也天子居玄堂左个天子居玄堂左个

曰雉入下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

玄堂西北堂也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彘彘水屬也

其器宏以弇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

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是在是月也謁告也

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

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

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衛社稷者賞其子

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

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曰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



必察知之則行其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

尊者故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裘溫服優

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外霜令百官謹蓋藏命司栗烈成冬也

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圻益也令戒門高固也

閭修鍵閉慎關籥固封璽璽讀曰移徙之徙門

也印封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所以

絕蹊徑為其敗田梁所以通塗也塞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固國也關

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遣送衣裳棺槨

營丘壘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營

也丘墳壘塚也度其制度貴者是月也工師效

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

心蕩動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

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

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是月也大飲蒸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

列齒也蒸俎實解節折謂肴蒸也祈求也求明

年之神於天宗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

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禮於六宗此之謂也



以休息之

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

乃及門閭先社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

雷后土為社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

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閑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天子乃命將

率講武肄射御角力

肄習也角猶試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

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

無或敢侵

削眾庶兆民

削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

以為天子取怨於

下

稅歛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

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為天子

取怨于下者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

氣發泄民多流亡

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

行

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冬法當閉藏反

行夏成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行豫恒煖

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秋金氣于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

急恒寒若之徵也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

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



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

知决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曰生

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重慈親之愛其

子也愛心不能亡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

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言情不忍

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

慎重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也以生人之心

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

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

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

狐狸扣之扣讀曰屈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

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隰此則善矣而

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

謂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

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

慈親孝子避一作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情也善

棺槨所以避一作螻蟻蚍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棺槨所以避一作螻蟻蚍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

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必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

侈靡者以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

為故事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

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重尊子雖

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

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

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

白刃涉血盤肝以求之盤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恐

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恥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

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

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夫玩好

貨寶鍾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輦馬衣被戈

劔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

不從從送也題湊之室室櫛藏也棺槨數襲襲重

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姦人聞之

傳以相告告語也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

夫夫春秋 卷之 五



止不能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

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

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輶大輶車也羽旄

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

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僂蓋也娶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娶於

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引縛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縛引棺索

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

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

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身一作若慈親孝子者

之所不辭為也

### 安死

三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木聚生曰林也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

阼階也若為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

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穎川人相視曰

瞬也一曰瞬者謂人臥始覺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

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

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



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  
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也相發之必

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墓富而得爵祿故人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

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

者是無不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

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

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也

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善令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

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釜鬲食之人皆欲討逐之憚耕稼

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循治人事也而祈

羹衣侈食之樂祈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屈盡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追奪

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來舍便居以微扣之

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

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幸必辱之此孝子忠

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盆車馬始用殉重器



臣民者利  
備柳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  
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  
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益其侈是  
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之謂也  
堯葬於穀

林通樹之

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成陽

舜葬

於紀市不變其肆

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

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

變動也言無所興造

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

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

愛其費也

費財也

非惡其勞也

惡猶患也

以爲死者慮

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  
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

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

一作阪院

則同

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

謂凡愛死人者衆多厚葬之知所以愛之若寡言能儉葬者少也

故宋未亡而

東冢相

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

齊未亡

而莊公冢相

莊公名購僖公之父以厚葬冢見發

國安寧而猶若

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

此之謂乎

使見發掘之謂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顛也

詩小雅小旻之卒章



也無其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

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

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方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

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鬪

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

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

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

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

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歛者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曰

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

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歛而反用之肆行非

度人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

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

故歷級也

###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



大夫薦賈賈之子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

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

利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

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祥此地名丘畏惡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

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羨地封其子而子

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

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已之所喜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也眾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異於俗也五

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

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其主俗

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

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

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

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舡方將漁從

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

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劔以予一作獻丈人曰此千金之

劔也願獻之獻上也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

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



過吾猶

尚一作

不取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

二十兩為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

今我何

一作

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

過猶至也

使人求

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

夾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

以為為矣

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夾人無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於五員也故

日而無以為也

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

聞知也

身不

可得而見

求之江上不能得也

其惟江上之夾人乎宋之

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司城官名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

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

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

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

兒子小兒

兒子必取搏黍矣

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

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

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

所取彌精

精微妙也彌精也

異用



五日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

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疆富一作充富未必安也

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

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

者置四面置設其祝曰從天墜者墜墮也從地出者

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

孰為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收一作放置其一面更

教祝曰昔蛛螯作網罟今之人學紆紆緩欲左者

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

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

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

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

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

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

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况於人乎或得寶

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



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

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

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

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

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

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

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

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飴餈以養疾侍

老也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跖盜企

足莊躋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楗柱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漢河東高誘訓解

明新安汪一鸞重訂

仲冬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

躔此昏東壁中且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

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

蟲介其音羽

說在孟冬

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

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鍾也

其數六其味醎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

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凍裂也

鵙鳴不鳴虎始交

鵙鳴山鳥陽物也是

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

太廟中央室也

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服玄玉

食黍與蔬其器宏以弁

說在孟冬

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

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

邦之土地土地圖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

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

是謂發天地之房

房所以閉藏也

諸蟄則死民多疾疫

又隨以喪

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也

命之曰暢月

陰氣

在上民以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日暢月也

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

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闔宮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

命之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

省婦事毋得淫雖

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

大酋主酒官也酒醞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酒於周

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財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

時則酒善也

湛醴必潔水泉必香

湛漬也醴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

泉善則酒美也湛讀瀋釜之瀋醴讀熾火之熾也

陶氣必良火齊必得

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

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火也大酋監之皆得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

其齊故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

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是月也農有

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詰誅無水曰藪山林藪澤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

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其有

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

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陰陽爭諸生蕩

五故曰日短至牽牛一度也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君子齋戒處必弇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遠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

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陰陽方事欲靜以待

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陰陽之所定定猶

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

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

應微陽氣也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竹木

人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

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禮為

也堅牢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

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行秋令則天時雨



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

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

竭民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食敗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咸竭也水

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

聽之聽受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

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被不肖主之

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濕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今有樹於此而

欲其美也美茂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而日伐

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

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

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躒隨兕中之申公子

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

兕者之凶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

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于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

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



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為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

疾而死為代王殺隨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

兩棠地名也荆剋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

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於

車下奪王隨兇所以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

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

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兇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

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

不出也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

兇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罪殃王令人發平府而

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弟也

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

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

乎此矣齊王疾痲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痲病痲也使人之宋

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

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弩之弩則疾不可



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

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

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

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不如期也

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

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

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

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

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

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

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

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

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

義也

###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

之大者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



虞猶也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

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為故曰無為樂生也

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

汗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

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遠殺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去

生必死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

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也雖

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

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

汝惡能乎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

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

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

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

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

其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

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

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

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度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

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

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

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

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

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

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

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

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

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

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

國之貴富也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

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

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

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翟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

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

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裸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

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

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

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非死以徇從其君

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

謂有功矣

### 當務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

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辯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

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所貴辯者爲其由所

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

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

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也跖曰奚啻其有道也

夫妄意關內關開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

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

王五霸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阿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霸齊桓晉文宋

襄楚莊秦繆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胤子丹朱而反禪舜故

曰有不慈之名也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遂

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酒之意禹其旨酒而飲之故有淫酒之意

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紂于宣室故曰有放殺

之五霸有暴亂之謀五霸爭國骨肉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

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霸之賢而人諱其放殺

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之謂也故死

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將殺其頭矣

辯若此不如無辯穀音穀擊也辯說六王五霸之闕而欲見穀其頭辯如此

不若無辯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

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

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

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

者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



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

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齊之好勇

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率然相遇於

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

具染而已染或齧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

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紂相啖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紂

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

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

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

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

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

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

法紂爲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

###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

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

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



知後古昔也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

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其禧數犯我以義違我

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與處則不安曠

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亡焉

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非猶罪也

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諱為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

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與所謂從而不得也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

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不以吾身遠之

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

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

予求不汝玼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

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

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五月而鄭人殺之

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

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之子

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



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消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

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

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于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

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太岳之胤周公

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

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

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且曰親親上恩太公望

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

且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

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

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恒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

削至於覲存覲裁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讎為

楚孝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

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武

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止車而望西

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

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



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也君知我而使

我畢能能力也盡力為之西河可以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

讒人之讒人王議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

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吳起果去魏

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猶此吳起

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惠

武侯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

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

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為不能

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王

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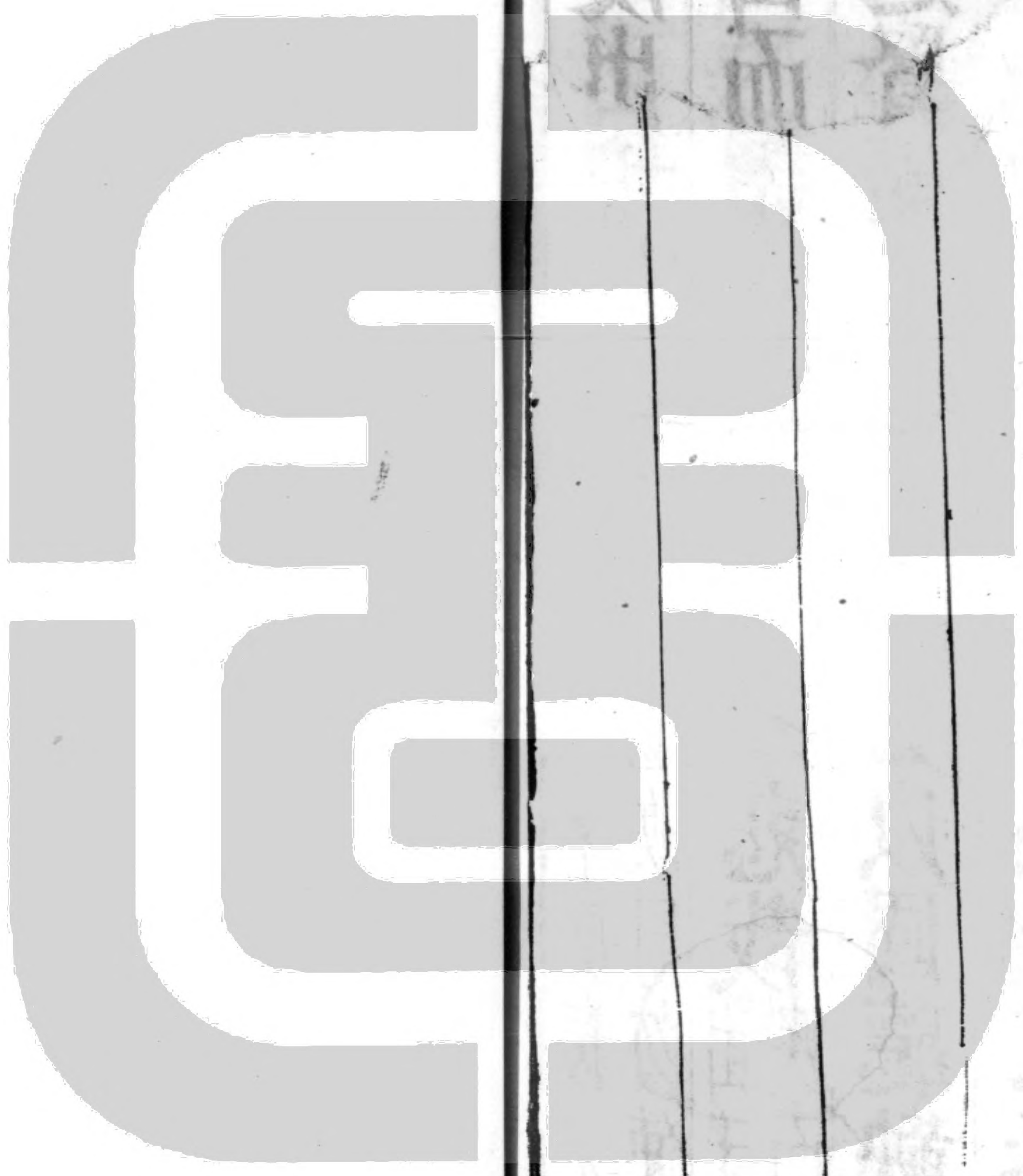
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

果用豈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

之患固以不悖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



--	--	--	--	--	--	--	--	--





卷之四